資治通鑑/卷06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 ◄

資治通鑑
卷六十一 漢紀五十三

► 卷六十二

起瘖逢閹茂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二年。

漢紀五十三

起瘖逢閹茂，盡旃蒙大淵獻，凡二年。

孝獻皇帝丙

興平元年（甲戌，西元194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辛酉，赦天下。

2　甲子，帝加元服。

3　二月，戊寅，有司奏立長秋宮。詔曰：「皇妣宅兆未卜，何忍言後宮之選乎！」壬午，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，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。

4　陶謙告急於田楷，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。備自有兵數千人，謙益以丹陽兵四千，備遂去楷歸謙，謙表為豫州刺史，屯小沛。曹操軍食亦盡，引兵還。

5　馬騰私有求於李傕，不獲而怒，欲舉兵相攻；帝遣使者和解之，不從。韓遂率眾來和騰、傕，即而復與騰合。諫議大夫种邵、侍中馬宇、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，己為內應，以誅傕等。壬申[1]，騰、遂勒兵屯長平觀。邵等謀泄，出奔槐里。傕使樊稠、郭汜及兄子利擊之，騰、遂敗走，還涼州。又攻槐里，邵等皆死。庚申[2]，詔赦騰等。夏，四月，以騰為安狄將軍，遂為安降將軍。

6　曹操使司馬荀彧、壽張令程昱守鄄城，復往攻陶謙，遂略地至琅邪、東海，所過殘滅。還，擊破劉備於郯東。謙恐，欲走歸丹陽。會陳留太守張邈叛操迎呂布，操乃引軍還。

初，張邈少時，好遊俠，袁紹、曹操皆與之善。及紹為盟主，有驕色，邈正議責紹；紹怒，使操殺之。操不聽，曰：「孟卓，親友也，是非當容之。今天下未定，奈何自相危也！」操之前攻陶謙，志在必死，敕家曰：「我若不還，往依孟卓。」後還見邈，垂泣相對。

陳留高柔謂鄉人曰：「曹操軍雖據兗州，本有四方之圖，未得安坐守也。而張府君恃陳留之資，將乘間為變，欲與諸君避之，何如？」眾人皆以曹、張相親，柔又年少，不然其言。柔從兄幹自河北呼柔，柔舉宗從之。

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，過邈，臨別，把手共誓。紹聞之，大恨。邈畏操終為紹殺己也，心不自安。前九江太守陳留邊讓嘗譏議操，操聞而殺之，並其妻子。讓素有才名，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。陳宮性剛直壯烈，內亦自疑，乃與從事中郎許汜、王楷及邈弟超共謀叛操。宮說邈曰：「今天下分崩，雄傑並起，君以千里之眾，當四戰之地，撫劍顧眄，亦足以為人豪，而反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！今州軍東征，其處空虛，呂布壯士，善戰無前，若權迎之，共牧兗州，觀天下形勢，俟時事之變，此亦縱橫之一時也。」邈從之。

時操使宮將兵留屯東郡，遂以其眾潛迎布為兗州牧。布至，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：「呂將軍業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其軍食。」眾疑惑，彧知邈為亂，即勒兵設備，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；惇來，布遂據濮陽。時操悉軍攻陶謙，留守兵少，而督將、大吏多與邈、宮通謀。惇至，其夜，誅謀叛者數十人，眾乃定。

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來至城下，或言與呂布同謀，眾甚懼。貢求見荀彧，彧將往，惇等曰：「君一州鎮也，往必危，不可。」彧曰：「貢與邈等，分非素結也，今來速，計必未定，及其未定說之，縱不為用，可使中立。若先疑之，彼將怒而成計。」貢見彧無

懼意，謂鄄城未易攻，遂引兵去。

是時，兗州郡縣皆應布，唯鄄城、范、東阿不動。布軍降者言：「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，又使汜嶷取范。」吏民皆恐。程昱本東阿人，或謂昱曰：「今舉州皆叛，唯有此三城，宮等以重兵臨之，非有以深結其心，三城必動。君，民之望也，宜往撫之。」昱乃歸過范，說其令靳允曰：「聞呂布執君母、弟、妻子，孝子誠不可為心。今天下大亂，英雄並起，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，此智者所宜詳擇也。得主者昌，失主者亡。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，似能有為；然以君觀之，布何如人哉？夫布粗中少親，剛而無禮，匹夫之雄耳。宮等以勢假合，不能相君也；兵雖眾，終必無成。曹使君智略不世出，殆天所授。君必固范，我守東阿，則田單之功可立也。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？唯君詳慮之！」允流涕曰：「不敢有貳心。」時泛嶷已在縣，允乃見嶷，伏兵刺殺之，歸，勒兵自守。

徐眾評曰：允於曹公未成君臣；母至親也，於義應去。衛公子開方仕齊，積年不返，管仲以為不懷其親，安能愛君！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；允宜先救至親。徐庶母為曹公所得，劉備遣庶歸北，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；曹公亦宜遣允。

7　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，陳宮至，不得渡。昱至東阿，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，卒完三城以待操。操還，執昱手曰：「微子之力，吾無所歸矣。」表昱為東平相，屯范。呂布攻鄄城不能下，西屯濮陽。曹操曰：「布一旦得一州，不能據東平，斷亢父、泰山之道，乘險要我，而乃屯濮陽，吾知其無能為也。」乃進攻之。

8　五月，以揚武將軍郭汜為後將軍，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，並開府如三公，合為六府，皆參選舉。李傕等各欲用其所舉，若一違之，便忿憤喜怒。主者患之，乃以次第用其所舉。先從傕起，汜次之，稠次之，三公所舉，終不見用。

9　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，隔以河寇，上書求別置州。六月，丙子，詔以陳留邯鄲商為雍州刺史，典治之。

10　丁丑，京師地震；戊寅，又震。

11　乙〔巳〕(酉)晦[3]，日有食之。

12　秋，七月，壬子，太尉朱儁免。

13　戊午，以太常楊彪為太尉，錄尚書事。

14　甲子，以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，開府如三公。

15　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，穀一斛值錢五十萬，長安中人相食。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，餓死者如故。帝疑稟賦不實，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，得二盆。乃杖汶五十，於是悉得全濟。

16　八月，馮翊羌寇屬縣，郭汜、樊稠等率眾破之。

17　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，曹操夜襲破之，未及還。會布至，身自搏戰，自旦至日，數十合，相持甚急。操募人陷陣，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，布弓弩亂髮，矢至如雨。韋不視，謂等人曰：「虜來十步，乃白之。」等人曰：「十步矣。」又曰：「五步乃白。」等人懼，疾言「虜至矣！」韋持戟大呼而起，所抵無不應手倒者，布眾退。會日暮，操乃得引去。拜韋都尉，令常將親兵數百人，繞大帳左右。

濮陽大姓田氏為反間，操得入城，燒其東門，示無反意。及戰，軍敗，布騎得操而不識，問曰：「曹操何在？」操曰：「乘黃馬走者是也。」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。操突火而出，至營，自力勞軍，令軍中促為攻具，進，復攻之，與布相守百餘日。蝗蟲起，百姓大餓，布糧食亦盡，各引去。九月，操還鄄城。布到乘氏，為其縣人李進所破，東屯山陽。

冬，十月，操至東阿。袁紹使人說操，欲使操遣家居鄴。操新失兗州，軍食盡，將許之，程昱曰：「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，不然，何慮之不深也！夫袁紹有併天下之心，而智不能濟也；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？將軍以龍虎之威，可為之韓、彭邪！今兗州雖殘，尚有三城，能戰之士，不下萬人，以將軍之神武，與文若、昱等收而用之，霸王之業可成也，願將軍更慮之！」操乃止。

18　十二月，司徒淳于嘉罷，以衛尉趙溫為司徒，錄尚書事。

19　馬騰之攻李傕也，劉焉二子範、誕皆死。議郎河南龐羲，素與焉善，乃募將焉諸孫

入蜀。會天火燒城，焉徙治成都，疽發背而卒。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，共上璋為益州刺史，詔拜潁川扈瑁為刺史。璋將沈彌、婁發、甘寧反，擊璋，不勝，走入荊州；詔乃以璋為益州牧。璋以韙為征東中郎將，率眾擊劉表，屯朐*[月忍]*。

20　徐州牧陶謙疾篤，謂別駕東海麋竺曰：「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。」謙卒，竺率州人迎備。備未敢當，曰：「袁公路近在壽春，〔此君四世五公，海內所歸〕[4]，君可以州與之。」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：「公路驕豪，非治亂之主。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，上可以匡主濟民，下可以割地守境；若使君不見聽許，登亦未敢聽使君也。」北海相孔融謂備曰：「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！塚中枯骨，何足介意！今日之事，百姓與能。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。」備遂領徐州。

21　初，太傅馬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，岐守志不橈，袁術憚之。日磾頗有求於術。術侵侮之，從日磾借節視之，因奪不還，絛軍中十餘人，使促辟之。日磾從術求去，術留不遣，又欲逼為軍師。日磾病其失節，嘔血而死。

22　初，孫堅娶錢唐吳氏，生四男策、權、翊、匡及一女。堅從軍於外，留家壽春。策年十餘歲，已交結知名。舒人周瑜與策同年，亦英達夙成。聞策聲問，自舒來造焉，便推結分好，勸策徙居舒；策從之。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。及堅死，策年十七，還葬曲阿；已乃渡江，居江都，結納豪俊，有復仇之志。

丹陽太守會稽周昕與袁術相惡，術上策舅吳景領丹陽太守，攻昕，奪其郡，以策從兄賁為丹陽都尉。策以母弟託廣陵張紘，逕到壽春見袁術。涕泣言曰：「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，與明使君會於南陽，同盟結好，不幸遇難，勳業不終。策感惟先人舊恩，欲自憑結，願明使君垂察其城！」術甚奇之，然未肯還其父兵，謂策曰：「孤用貴舅為丹陽太守，賢從伯陽為都尉，彼精兵之地，可還依召募。」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，依舅氏。因緣召募，得數百人，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，幾至危殆。於是復往見術。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，表拜懷義校尉。策騎士有罪，逃入術營，隱於內廄。策指使人就斬之，訖，詣術謝。術曰：「兵人好叛，當共疾之，何為謝也！」由是軍中益畏憚之。術初許以策為九江太守，已而更用丹陽陳紀。後術欲攻徐州，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；康不與。術大怒，遣策攻康，謂曰：「前錯用陳紀，每恨本意不遂。今若得康，廬江真卿有也。」策攻康，拔之，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；策益失望。

侍御史劉繇，岱之弟也，素有盛名，詔書用為揚州刺史。州舊治壽春，術已據之，繇欲

南渡江，吳景、孫賁迎置曲阿。及策攻廬江，繇聞之，以景、賁本術所置，懼為袁、孫所併，遂構嫌隙，迫逐景、賁。景、賁退屯歷陽。繇遣將樊能、于糜屯橫江，張英屯當利口以拒之。術乃自用故吏惠衢為揚州刺史，以景為督軍中郎將，與賁共將兵擊英等。

興平二年（乙亥，西元195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癸丑，赦天下。

2　曹操敗呂布於定陶。

3　詔即拜袁紹為右將軍。

4　董卓初死，三輔民尚數十萬戶，李傕等放兵劫略，加以饑饉，二年間，民相食略盡。李傕、郭汜、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，欲鬥者數矣，賈詡每以大體責之，雖內不能善，外相含容。

樊稠之擊馬騰、韓遂也，李利戰不甚力，稠叱之曰：「人欲截汝父頭，何敢如此！我不能斬卿邪！」及騰、遂敗走，稠追至陳倉，遂語稠曰：「本所爭者非私怨，王家事耳。與足下州里人，欲相與善語而別。」乃俱卻騎，前接馬，交臂相加，共語良久而別。軍還，李利告傕：「韓、樊交馬語，不知所道，意愛甚密。」傕亦以稠勇而得眾，忌之。稠欲將兵東出關，從傕索益兵。二月，傕請稠會議，便於坐殺稠。由是諸將轉相疑貳。

傕數設酒請郭汜，或留汜止宿。汜妻恐汜愛傕婢妾，思有以間之。會傕送饋，妻以豉為藥，摘以示汜曰：「一棲不兩雄，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。」他日，傕復請汜，飲大醉，汜疑其有毒，絞糞汁飲之，於是各治兵相攻矣。

帝使侍中、尚書和傕、汜，傕、汜不從。汜謀迎帝幸其營，夜有亡者。告傕。三月，丙寅，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，以車三乘迎帝。太尉楊彪曰：「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，諸君舉事，奈何如是！」暹曰：「將軍計定矣。」於是君臣步從乘輿以出，兵即入殿中，掠宮人、御物。帝至傕營，傕又徙御府金帛置其營，遂放火燒宮殿、官府、民居悉盡。帝復使公卿和傕、汜，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、尚書王隆、光祿勳劉淵、衛尉士孫瑞、太僕韓融、廷尉宣璠、大鴻臚榮郃、大司農朱儁、將作大匠梁邵、屯騎校尉姜宣等於其營為質。朱儁憤懣發病死。

5　夏，四月，甲〔午〕(子)[5]，立貴人琅邪伏氏為皇后；以后父侍中完為執金吾。

6　郭汜饗公卿，議政李傕。楊彪曰：「群臣共鬥，一人劫天子，一人質公卿，可行乎！」汜怒，欲手刃之。彪曰：「卿尚不奉國家，吾豈求生邪！」中郎將楊密固諫，汜乃止。傕召羌、胡數千人，先以御物繒絲采與之，許以宮人、婦女，欲令攻郭汜。汜陰與傕黨中郎將張苞等謀攻傕。丙申，汜將兵夜攻傕門，矢及帝簾帷中，又貫傕左耳。苞等燒屋，火不然。楊奉於外拒汜，汜兵退，苞等因將所領兵歸汜。

是日，傕復移乘輿境北塢，使校尉監塢門，內外隔絕，侍臣皆有飢色。帝求米五斗、牛骨五具以賜左右。傕曰：「朝晡上飯，何用米為？」乃以臭牛骨與之。帝大怒，欲詰責之。侍中楊琦諫曰：「傕自知所犯悖逆，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，臣願陛下忍之。」帝乃止。司徒趙溫與傕書曰：「公前屠陷王城，殺戮大臣，今爭睚眥之隙，以成千鈞之仇。朝廷欲令和解，詔命不行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，此誠老夫所不解也。於《易》，一為過，再為涉，三而弗改，滅其頂，凶。不如早共和解。」傕大怒，欲殺溫，其弟應諫之，數日乃止。

傕信巫覡厭勝之術，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。每對帝或言「明陛下」，或言「明帝」，為帝說郭汜無狀，帝亦隨其意應答之。傕喜，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。

閏月，己卯，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、汜。酈先詣汜，汜從命；又詣人鶴，傕不肯，曰：「郭多，盜馬虜耳，何敢欲與吾等邪！必誅之！君觀吾方略士眾，足辦郭多否邪？郭多又劫質公卿，所為如是，而君苟欲左右之邪？」酈曰：「近者董公之強，將軍所知也；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身首異處，此有勇而無謀也。今將軍身為上將，荷國寵榮，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，誰輕重乎！張濟與汜有謀，楊奉，白波賊帥耳，猶知將軍所為非是，將軍雖寵之，猶不為用也。」傕呵之令出。酈出，詣省門，白「傕不肯奉詔，辭語不順。」帝恐傕聞之，亟令酈去。傕遣虎賁王昌呼，欲殺之，昌知酈忠直，縱令去，還答傕，言「追之不及」。

辛巳，以車騎將軍李傕為大司馬，在三公之右。

7　呂布將薛蘭、李封屯巨野，曹操攻之，布救蘭等，不勝而走，操遂斬蘭等。操軍乘氏，以陶謙已死。欲遂取徐州，還乃定布。荀彧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

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平山東之難，百姓無不歸心悅服。且河、濟，天下之要地也，今雖殘壞，猶易以自保，是亦將軍之關中、河內也，不可以不先定。今已破李封、薛蘭，若分兵東擊陳宮，宮必不敢西顧，以其間〔勒兵〕收熟麥[6]，約食畜穀，一舉而布可破也。破布，然後南結揚州，共討袁術，以臨淮、泗。若捨布而東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民皆保城，不得樵采，布乘虛寇暴，民心益危，唯〔鄄〕(甄)城、范、〔東阿〕(衛)可全[7]，其餘非己之有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定，將軍當安所歸乎！且陶謙雖死，徐州未易亡也。彼懲往年之敗，將懼而結親，相為表裡。今東方皆已收表，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，攻之不拔，略之無獲，不出十日，則十萬之眾，未戰而先自困耳。前討徐州，威罰實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為守，無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夫事〔固〕(故)有棄此取彼者[8]，以大易小可也，以安易危可也，權一時之勢，不患本之不固可也。今三者莫利，惟將軍熟慮之。」操乃止。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，操兵皆出收麥，在者不能千人，屯營不固。屯西有大堤，其南樹木幽深，操隱兵堤裡，出半兵堤外。布益進，乃令輕兵挑戰，既合，伏兵乃悉乘堤，步騎並〔進〕(追)[9]，大破之，追至其營而還。布夜走，操復攻拔定陶，分兵平諸縣。布東奔劉備，張邈從布，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兵。

布初見備，甚尊敬之，謂備曰：「我與卿同邊地人也！布見關東起兵，欲誅董卓。布殺卓東出，關東諸將無安布者，皆欲殺布耳。」請備於帳中，坐婦床上，令婦向拜，酌酒飲食，名備為弟。備見布語言無常，外然之而內不悅。

8　李傕、郭汜相攻連月，死者以萬數。六月，傕將楊奉謀殺傕，事泄，遂將兵叛傕，傕眾稍衰。庚午[10]，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，欲和傕、汜，遷乘輿權幸弘農。帝亦思舊京，遣使宣諭，十反，汜、傕許和，欲質其愛子。傕妻愛其男，和計未定，而羌、胡數來窺省門，曰：「天子在此中邪！李將軍許我宮人，今皆何在？」帝患之，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：「卿前奉職公忠，故仍升榮寵；今羌、胡滿路，宜思方略。」詡乃召羌、胡大帥飲食之，許以封賞，羌、胡皆引去，傕由此單弱。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，傕乃從之，各以女為質。

秋，七月，甲子[11]，車駕出宣平門，當渡橋，汜兵數百人遮橋曰：「此天子非也？」車不得前。傕兵數百人，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，兵欲交，侍中劉艾大呼曰：「是天子也！」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，帝曰：「諸君何敢迫近至尊邪？」汜兵乃卻。既渡橋，士眾皆稱萬歲。夜到霸陵，從者皆飢，張濟賦給各有差。傕出屯池陽。

丙寅[12]，以張濟為驃騎將軍，開府如三公；郭汜為車騎將軍，楊定為後將軍，楊奉為興義將軍。皆封列侯。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。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，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，大會議之，不決。帝遣使諭汜曰：「弘農近郊廟，勿有疑也。」汜不從。帝遂終日不食。汜聞之曰：「可且幸近縣。」八月，甲辰，車駕幸新豐。丙子[13]，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鄠，侍中种輯知之，密告楊定、董承、楊奉令會新豐。郭汜自知謀泄，乃棄軍入南山。

9　曹操圍雍丘，張邈詣袁術求救，未至，為其下所殺。

10　冬，十月，以曹操為兗州牧。

11　戊戌，郭汜黨夏育、高碩等謀脅乘輿西行。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，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。楊定、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，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，楊定、楊奉力戰，破之，乃得出。壬寅，行幸華陰。

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，欲上幸其營。煨與楊定有隙，定黨种輯、左靈言煨欲反，太尉楊彪、司徒趙溫、侍中劉艾、尚書梁紹皆曰：「段煨不反，臣等敢以死保。」董承、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，帝疑之，乃露次於道南。

丁未，楊奉、董承、楊定將攻煨，使种輯、左靈請帝為詔，帝曰：「煨罪未著，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？」輯固請，至夜半，猶弗聽。奉等乃輒攻煨營，十餘日不下。煨供給御膳，稟贍百官，無有二意。詔使侍中、尚書告諭定等，令與煨和解，定等奉詔還營。李傕、郭汜悔令車駕東，聞定攻煨，相詔共救之，因欲劫帝而西。楊定聞傕、汜至，欲還藍田，為汜所遮，單騎亡走荊州。張濟與楊奉、董承不相平，乃復與傕、汜合。十〔一〕(二)月，〔庚午〕[14]，帝幸弘農，張濟、李傕、郭汜共追乘輿，大戰於弘農東澗，承、奉軍敗，百官、士卒死者，不可勝數，棄御物、符策、典籍，略無所遺。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，傕謂左右曰：「尚可活否？」儁罵之曰：「汝等凶逆，逼劫天子，使公卿被害，宮人流離。亂臣賊子，未有如此也！」傕乃殺之。

壬申，帝露次曹陽。承、奉乃譎傕等與連和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，招故白波帥李樂、韓暹、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，並率其眾數千騎來，與承、奉共擊傕等，大破之，斬首數千級。

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，可復東引。庚〔辰〕(申)[15]，車駕發東，董承、李樂衛乘輿，胡才、楊奉、韓暹、匈奴右賢王於後為拒。傕等復來戰，奉等大敗，死者甚於東澗。光祿〔勳〕鄧淵、廷尉宣璠、少府田芬、大司農張義皆死[16]。司徒趙溫、太常王絳、衛尉周忠、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，欲殺之，賈詡曰：「此皆大臣，卿奈何害之！」乃止。李樂曰：「事急矣，陛下宜御馬。」上曰：「不可捨百官而去，此何境哉！」兵相連綴四十里，方得至陜，乃結營自守。

時殘破之餘，虎賁、羽林不滿百人，傕、汜兵繞營叫呼，吏士失色，各有分散之意。李樂懼，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，出孟津。楊彪以為河道險難，非萬乘所宜乘；乃使李樂夜渡，潛具船，舉火為應。上與公卿步出營，皇后兄伏德扶后，一手挾絹十匹。董承使符節令孫徽從人間斫之，殺旁侍者，血濺後衣。河岸高十餘丈，不得下，乃以絹為輦，使人居前負帝，餘皆匍匐而下，或從上自投，冠幘皆壞。既至河邊，士卒爭赴舟，董承、李樂以戈擊之，手指於舟中可掬。帝乃御船。同濟者，皇后及楊彪以下才數十人，其宮女及吏民不得渡者，皆為兵所掠奪，衣服俱盡，發亦被截，凍死者不可勝計。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。

傕見河北有火，遣騎候之，適見上渡河，呼曰：「汝等將天子去邪！」董承懼射之，以被為幔。毀到大陽，幸李樂營。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來貢餉。乙亥[17]，帝御牛車，幸安邑，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，悉賦公卿以下，封邑為列侯。〔十二月，庚子〕[18]，拜胡才為征東將軍，張楊為安國將軍，皆假節開府。其壘壁群帥競求拜職，刻印不給，至乃以錐畫之。

乘輿居棘籬中，門戶無關閉，天子與群臣會，兵士伏籬上觀，互相鎮壓以為笑。

帝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、汜等連和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，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器服。已而糧穀盡，宮人皆食菜果。

乙卯，張楊自野王來朝，謀以乘輿還雒陽；諸將不聽，楊復還野王。

是時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，強者四散，羸者相食，二三年間，關中無復人跡。沮授說袁紹曰：「將軍累葉台輔，世濟忠義。今朝廷播越，宗廟殘毀，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，內實相圖，未有憂存社稷恤民之意。今州域粗定，兵強士附，西迎大駕，即宮鄴都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畜士馬以討不庭，誰能御之！」潁川郭圖、淳于瓊曰：「漢室陵遲，為日

久矣，今欲興之，不亦難乎！且英雄並起，各據州郡，連徒聚眾，動有萬計，所謂秦失其鹿，先得者王。今迎天子自近，動輒表聞，從之則權輕，違之則拒命，非計之善者也。」授曰：「今迎朝廷，於義為得，於時為宜，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矣。」紹不從。

12　初，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，見袁術政德不立，勸孫策歸取江東。時吳景攻樊能、張英等，歲餘不克，策說術曰：「家有舊恩在東，願助舅討橫江。橫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三萬兵，以佐明使君定天下。」術知其恨，而以劉繇據曲阿，王朗在會稽，謂策未必能定，乃許之。表策為折衝校尉，將兵千餘人、騎數十匹。行收兵，比至歷陽，眾五六千。時周瑜從父尚為丹陽守，瑜將兵迎之，仍助以資糧。策大喜，曰：「吾得卿，諧也！」進攻橫江、當利，皆拔之，樊能、張英敗走。

策渡江轉鬥，所向皆破，莫敢當其鋒者。百姓聞孫郎至，皆失魂魄。長吏委城郭，竄伏山草。及策至，軍士奉令，不敢虜略，雞犬菜茹，一無所犯，民乃大悅，競以牛酒勞軍。策為人，美姿顏，能笑語，〔性〕闊達聽受[19]，善於用人，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，樂為致死。

策攻劉繇牛渚營，盡得邸閣糧穀、戰具。時彭城相薛禮、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為盟主，禮據秣陵城，融屯縣南，策皆擊破之。又破繇別將於梅陵，攻湖孰、江乘，皆下之，進擊繇於曲阿。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，會策至，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。繇曰：「我若用子義，許子將不當笑我邪！」但使慈偵視輕重。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，策從騎十三，皆堅舊將遼西韓當、零陵黃蓋輩也。慈便前鬥，正與策對，策刺慈馬，而攬得慈項上手戟，慈亦得策兜鍪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，於是解散。繇與策戰，兵敗，走丹徒。策入曲阿，勞賜將士，發恩布令，告諭諸縣：「其劉繇、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，一無所問；樂從軍者，一身行，復除門戶；不樂者不強。」旬日之間，四面雲集，得見兵二萬餘人，馬千餘匹，威震江東。

丙辰，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。策將呂範言於策曰：「今將軍事業日大，士眾日盛，而綱紀猶有不整者，範願暫領都督，佐將軍部分之。」策曰：「子衡既士大夫，加手下已有大眾，立功於外，豈宜復屈小職，知軍中細事乎！」範曰：「不然。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，非為妻子也，欲濟世務也。譬猶同舟涉海，一事不牢，即俱受其敗。此亦範計，非但將軍也。」策笑，無以答。範出，便釋傕，著褲褶，執鞭詣閤下啟事，自稱領都督，策乃授傳，委以眾事。由是軍中肅睦，威禁大行。

策以張紘為正議校尉，彭城張昭為長史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從征討，及廣陵秦松、陳端等亦參與謀謨。策待昭以師友之禮，文武之事，一以委昭。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，專歸美於昭，策聞之，歡笑曰：「昔管子相齊，一則仲父，二則仲父，而桓公為霸者宗。今子布賢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獨不在我乎！」

袁術以從弟胤為丹陽太守。周尚、周瑜皆還壽春。

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，許劭曰：「會稽富實，策之所貪，且窮在海隅，不可往也。不如豫章，北達豫壤，西接荊州；若收合吏民，遣使貢獻，與曹兗州相聞，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久也。足下受王命，孟德、景升必相救濟。」繇從之。

13　初，陶謙以笮融為下邳相，使督廣陵、下邳、彭城糧運。融遂斷三郡委輸以自入，大起浮屠祠，課人讀佛經，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。每浴佛，輒多設飲食，布席於路，經數十里，費以巨億計。及曹操擊破陶謙，徐土不安，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。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，屯秣陵，融利廣陵資貨，遂乘酒酣殺昱，放兵大掠，因過江依禮，既而復殺之。劉繇使豫章太守朱皓攻袁術所用太守諸葛玄，玄退保西城。及繇溯江西上，駐於彭澤，使融助皓攻玄。許劭謂繇曰：「笮融出軍，不顧名義者也。朱文明喜推誠以信人，〔宜〕(更)使密防之[20]。」融到，果詐殺皓，代領郡事。繇進討融，融敗走，入山，為民所殺。詔以前太傅掾華歆為豫章太守。

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，貢南依山賊嚴白虎。

14　張超在雍丘，曹操圍之急，韓曰：「惟臧洪當來救吾。」眾曰：「袁、曹方睦，洪為袁所表用，必不敗好以招禍。」超曰：「子源天下義士，終不背本；但恐見制強力，不相及耳。」洪時為東郡太守，徒跣號泣，從紹請兵，將赴其難，紹不與；請自率所領以行，亦不許。雍丘遂潰，張超自殺，操夷其三族。

洪由是怨紹，絕不與通。紹興兵圍之，歷年不下。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，洪復書曰：「僕小人也，本乏志用；中因行役，蒙主人傾蓋，恩深分厚，遂竊大州，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！當受任之初，自謂究竟大事，共尊王室。豈悟本州被侵，郡將遘厄，請師見拒，辭行被拘，使洪故君遂至淪滅，區區微節，無所獲申，豈得復全交友之道，重虧忠孝之名乎！斯所以忍悲揮戈，收淚告絕。行矣孔璋，足下徼利於境外，臧洪投命於君親；吾子託身於盟主，臧洪策名於長安；子謂余身死而名滅，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！」

紹見洪書，知無降意，增兵急攻。城中糧穀已盡，外無強救，洪自度必不免，呼將吏士民謂曰：「袁氏無道，所圖不軌，且不救洪郡將，洪於大義，不得不死。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，可先城未敗，將妻子出。」皆垂泣曰：「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，今為本朝郡將之故，自致殘困；吏民何忍當捨明府去也！」初尚掘鼠煮筋角，後無可復食者。主簿啟內廚米三升，請稍以為饘粥，洪歎曰：「何能獨甘此邪！」使作薄糜，遍班士眾，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。將士咸流涕，無能仰視者。男女七八千人，相枕而死，莫有離叛者。城陷，生執洪。紹大會諸將見洪，謂曰：「臧洪，何相負若此！今日服未？」洪據地瞋目曰：「諸袁事洪，四世五公，可謂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無扶翼之意，欲因際會，希冀非望，多殺忠良以立奸威。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，則洪府君亦宜為弟，同共戮力，為國除害，奈何擁眾觀人屠滅！惜洪力劣，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，何謂服乎！」紹本愛洪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；見洪辭切，知終不為己用，乃殺之。

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，時在紹坐，起謂紹曰：「將軍舉大事，欲為天下除暴，而先誅忠義，豈合天意！臧洪發舉為郡將，奈何殺之！。紹慚，使人牽出，謂曰：「汝非臧洪儔，空復爾為！」容顧曰：「仁義豈有常，蹈之則君子，背之則小人。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，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！」遂復見殺。在坐無不嘆息，竊相謂曰：「如何一日殺二烈士！」

15　公孫瓚既殺劉虞，盡有幽州之地，志氣益盛，恃其才力，不恤百姓，記過忘善，睚眥必報。衣冠善士，名在其右者，必以法害之；有材秀者，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。或問其故，瓚曰：「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，不謝人惠。」故所寵愛，類多商販、庸兒，與為兄弟，或結婚姻；所在侵暴，百姓怨之。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，合率州兵欲共報仇，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，推為烏桓司馬。柔招誘胡、漢數萬人，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，斬丹等四千餘級。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，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，合兵十萬共攻瓚，破瓚於鮑丘，斬首二萬餘級。於是代郡、廣陽、上谷、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，復與鮮于輔、劉和兵合，瓚軍屢敗。

先是有童謠曰：「燕南垂，趙北際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」瓚自謂易地當之，遂徙鎮易，為圍塹十重，於塹裡築京，皆高五六丈，為樓其上；中塹為京，特高十丈，自居焉。以鐵為門，斥去左右，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，專與姬妾居。其文簿、書記皆汲而上之。令婦人習為大聲，使聞數百步，以傳宣教令。疏遠賓客，無所親信，謀臣猛將，稍稍乖散。自此之後，希復攻戰。或問其故，瓚曰：「我昔驅畔胡於塞表，

掃黃巾於孟津，當此之時，謂天下指麾可定。至於今日，兵革方始，觀此，非我所決，不如休兵力耕，以救凶年。兵法，百樓不攻。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，積穀三百萬斛。食盡此穀，足以待天下之事矣。」

16　南單于於扶羅死，弟呼廚泉立，居于平陽。

校刊記

↑ 壬申　是年二月戊寅朔，無壬申。據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，此事擊於三月，惟三月戊申朔，無壬申。

↑ 庚申　是年二月戊寅朔，無庚申。據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，此事擊於三月，為農曆十三日。

↑ 乙〔巳〕(酉)晦　是年六月丙子朔，晦日為乙巳，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正作乙巳，據改。

↑ 〔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〕　據《三國志．先主傳》增補，以對正後文「塚中枯骨，何足介意」。

↑ 甲〔午〕(子)　是年四月壬申朔，無甲子。據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及《後漢紀》，均作甲午，為農曆二十三日，據改。

↑ 以其間〔勒兵〕收熟麥　據章注及《魏志．荀彧傳》補。

↑ 唯〔鄄〕(甄)城、范、〔東阿〕(衛)可全　據前文興平元年第6段改。

↑ 夫事〔固〕(故)有棄此取彼者　據章注及《魏志．荀彧傳》改。固，原來、一向也。

↑ 步騎並〔進〕(追)　據章注及《魏志．武帝紀》注引王沈《魏書》改。

↑ 庚午　是年六月庚子朔，無庚午。

↑ 甲子　是年七月庚午朔，無甲子。

↑ 丙寅　是年七月庚午朔，無丙寅。

↑ 丙子　是年八月己亥朔，無丙子。

↑ 十〔一〕(二)月〔庚午〕　據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，帝幸弘農事在十一月，據補改。

↑ 庚〔辰〕(申)　據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改，為農曆十一月十三日。然「車駕發東」事，《後漢書》繫於十二月。

↑ 光祿〔勳〕鄧淵　據章注及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補。

↑ 乙亥　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同作「乙亥」，《後漢紀》作丁亥，與《後漢書》均繫於十二月。按是年十一月戊辰朔，無乙亥，有丁亥。十二月丁酉朔，無丁亥，也無乙亥。或疑乃己亥之誤。

↑ 〔十二月庚子〕　據《後漢紀》補，為農曆十二月初四日。

↑ 〔性〕闊達聽受　據章注及《吳志．孫策傳》補。

↑ 〔宜〕(更)使密防之　據章注及《吳志．劉繇傳》注引《獻帝春秋》改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